

记忆里行走的船

■ 彭程远

的家园。

蓼池,也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。汉水岸边的蓼池,从晚清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,是以赵万乡命名,昔日乡公所就在江边,与汉江对岸的安远阳口古镇一衣带水隔江相望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家兴修水利工程,在汉江下游丹江口修建大坝,大坝建成后汉水上涨,老街原先的店铺、作坊、邮局、货栈等一并后靠到山梁之上。

蓼池,头枕青山,身卧林岗丘壑之间,千里汉水在此环抱,四季分明气候温润。农林渔牧皆可,物产丰富。我家世代居住的房屋虽然修建在山梁上,然而不远处的汉江河水,举目可望,推窗可见。汉江河上的木筏子、摇橹船,载客的班船,运输的货船,从小就十分熟悉。

爷爷年少时就是汉江河上掌舵驾船的太

公,别的地方称他们为“艄公把头”,身为驾船太公的爷爷早年跟着十里八乡的青年汉子们,在汉水上破风逐浪,支撑起全家人的生活。爷爷和奶奶生养了六个子女,到上世纪80年代,又有了我们这一代后生晚辈。

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,爷爷洗脚上岸,以土地为生,在艰辛的春耕秋收中养活着一大家子人,他会驾船、能种地,会制作农具,善于烹制肉食野味儿,也会烧青瓦窑、脱土坯建房子,可谓多才多艺。不能忘却的是在我们小的时候,他经常给我们编草鞋,用的材料是拆开的蛇皮编织袋儿或者破旧的布条。他选用这些材料编的草鞋轻便耐穿还不勒脚,比龙须草鞋穿着更舒服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汉江河上没有桥,走水路去县城是周边群众最主要的交通方

式。直到后来汉江公路大桥通车,桥下的过江轮渡才正式停运。从那时起,村落中捕鱼用的木筏子、摇橹船,摆渡用的木船等渐渐稀少,汉江之上穿行的是各类大中型铁质的机动船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伴随着时代的发展,古老的木船悄然退出历史舞台,各式各样钢铁铸造的机动船劈波斩浪出现在碧波荡漾的汉江之上……

那些先辈们曾经常用的各式各样的大小木船,隐约之间依旧穿行于我记忆深处的那条大河里。

故乡记忆中行走的船,从未走出我的脑海。我愿用一卷呕心沥血的书稿作为故乡河流行船上的风帆,使这记忆中行走的船,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行走得更远。每当我回首故乡,遥望父辈,他们就像一只只记忆里行走不息的船,为我指明前行的方向。

移民之歌

■ 贺桂枝

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——搬迁,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标签——移民。曾记否,我们踽踽学步,踉跄在青石条、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。我们牙牙学语,站在汉江岸边喊着:船来了!船来了!七岁那年,我们上学了,那是安阳完小,抬梁式建筑风格,一道台、二道台、江西馆,青瓦长廊,拱形圆门,教室是多个四合院,一院一景点,一院一幅画。教室里,树荫下,回响着我们琅琅的读书声……校园里、操场上,我们跳绳、跳方,翻轿桥、捉迷藏、学蝎子走路,无数的幸福和欢乐,写在我们稚嫩的脸上。

二

曾记否,1967年,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,搬迁的鼓鼓咚咚敲响,我们携家带口,依依不舍,含泪离开故乡,远迁嘉鱼、汉阳、沌口、荆州……近迁龙门、峒峪、红岩、于坪……从此,我们背井离乡,天各一方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移民的精神不可摧垮!逆境中,痛定思痛,我们觉醒了:不服输!我们凭着铮铮铁骨,像老牛负重前行。我们坚定一个信念:奋斗、奋斗、再奋斗!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们腰杆硬了,背挺直了!我们成为社会各界的精英,我们是工人、农民中的劳动模范。

三

忆往昔,峥嵘岁月。我们走过青春,走过中年,走进秋冬,沧桑的面容被车轮碾过,满头的青丝变成了白发。夕阳西下,清风晚霞,翩翩少年,不再芳华,但岁月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。书桌前,我们戴着老花镜,在史海内钩沉;电脑前,我们关心国事,浏览天下;微信群里,我们谈天说地,抚今追昔,唱歌、撰文、赋诗;朋友圈里,我们拍照、编创、玩抖音,快乐潇洒;网上购物,我们眼花缭乱,十指灵动。年轻人能干的,我们学着干,活到老,学到老,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!因为我们有一种不懈的追求:前进,前进,前进!与时俱进,永不落下!

平凡的医者仁心

■ 龚丽丽

不知不觉间,2024年已近尾声,看着眼前一个个意义非凡的数据,回想一张张考过的职称证书、一次次学习进修的经历,我庆幸自己秉承“健康所系、生命所托”的宗旨,十几年如一日地将责任和使命扛在肩上。

十多年前,我大学毕业,就职于省外一家医院。一个深冬的夜晚,因为宿舍没有暖气,我抱了个热水袋早早上床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突然被手机铃声惊醒,科室值班人员打来电话称病人大出血,情况危急,需要我支援。

时间紧,责任重。我披上衣服直奔医院。产妇年龄25岁,顺产一子,产前检查凝血功能正常,却在胎儿娩出后异常出血。当我赶到医院时,看到病人极度虚弱、脸色惨白,情况有些糟糕。

我立刻投入输血工作中,因为每次输血都可能带人一些新的不规则抗体,再次输血前必须重新做交叉配血对比,确保比对成功才能输入体内。

这天夜里,我楼上楼下反复地跑,抽血、配血、抽血、配血……都说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我没感到紧张和疲惫,也不知道寒冷和饥饿。我在心底祈祷:“必须让她活下来!”就这样,一个个小试管在我手中捣鼓着,一个个数据被我记录着。

经过医护人员一整夜的努力,第二天早晨六点,产妇异常出血的情况得以控制。没过多久,产妇脱离危险,状态逐渐好转。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观察,产妇情况稳定,被送回普通病房。

加班一整夜,本应该回去休息,我却在科室不愿离去。直到听到产妇转危为安的消息时,激动、喜悦、自豪的情感涌上心头,那一刻,感觉空气都是轻松的……

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肩负的责任。她是孩子的母亲,是丈夫的妻子,是父母的女儿。我挽

救的不仅是一个人,更是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这是何等伟大和神圣的职责啊!

“健康所系,生命所托”八个大字,从那一刻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头,让我丝毫不敢懈怠和马虎。

后来,我考进现在的单位。虽然也属于医疗单位,却不与病人直接打交道。直到前些日子,一个婴儿的情况让我又感受到生与死的挑战,让我再次燃起对责任和使命的思考。

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,我接到一个电话:“喂,龚医生,你那里能做百日咳检测吗?”电话那头,是我市某医院医生。了解情况后,我建议他们立即采样,尽快送检。

电子送检单很快传来,病人是一位来自重症监护室仅为两月龄的婴儿,咳嗽、流涕一周,白细胞超出正常值五倍。同样是母亲,我不禁担心起这个未曾谋面的孩子。

我熟练地打开仪器,把试剂拿出来解冻。很快,样本到了。我做样本处理工作,迅速上机检测,静静地守在仪器前,结果出来后我第一时间报告给医生。我的检测结果和医生的判断相符,待医生给了肯定答复后,我才舒了一口气。

这些年,我没有临床医生那妙手回春的医术,也没有护士那春风化雨的呵护,我只能用一张张精准、快速的检测报告给临床提供参考,靠一条条真实无误的检测数据给预警提供支撑。我没有太多感人的故事,只是尽自己所能将一份份标本快速检测,将一个个数据精准呈报,将一项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。

稻盛和夫在《干法》里讲:“工作是人生最尊贵、最重要、最有价值的行为。”我以为,医者,何其有幸,能为人们带去曙光,能护一方百姓健康,能为“健康中国”贡献力量。

阳台花事

■ 陆琼

宋代陈傅良所作《和张侔唐英咏梅十四首(其二)》曰:“花芳以养性,花阴以休影。”侍弄花草既能养心又能养性,除了读书写作,养花是我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件事。

我在小三居的老房子里,开辟出两个阳台用来养花。每天爱做的一件事,就是站在窗前侍弄花草。花无言,却能读懂我。

想起养花初始,看到别人家蓬勃茂盛的绿植,我心生羡慕,立即去市场买回陶盆,向别人要了花苗,栽植好后,搁置阳台,憧憬着绿意盎然的一幕。等待成活的那些日子,我一日看三遍,扯扯叶子、刨刨土、浇浇水,很是耐心和细致。这些“精心呵护”的结果是,不出三个星期,花苗渐渐枯萎,叶子慢慢变黄,我一开始时的兴奋,因花的枯萎而颓丧不已。

后来,我向有经验的养花人请教后,继续养。几十年下来,终于琢磨出一些养花的经验。从最初容易养活的吊兰到不太好养的君子兰、蟹爪兰、墨兰、文竹、芙蓉花、长寿花、飘香藤等,我总算小有成就,也能从容面对花草的荣枯。有些花草养了好几年,在熬过某个冬天后,枯萎在春天的暖阳里,心痛之余又觉得,我和它们也许只有这几年的缘分吧。花开花谢,草木荣枯皆是自然之事,每一朵花的到来和离去自有它的道理。它们来过就够了。

近几年,我也养起了多肉。阳台是它们的家,它们是我的小森林和小花园。心情烦躁的时候去看看它们,好像清泉流过眼睛,豁然开朗;开心的时候看它们,微风中的花草摇曳生姿,仿佛跳着欢快的舞蹈为我庆祝;伤心的时候去看它们,绿叶衬红花,仿佛高僧的箴语,莫名开悟。

其实,很多年来,我对花草很多时候是冷漠无情的,没有当初的小心翼翼和精心照料。养花如处世,越是太刻意,太用力,越是没有如意的结果。所谓“无心插柳成荫”,绝非偶然和取巧,而是顺应自然,看得通透,懂得变通,活得洒脱。侍弄花草不能太过精细,也不能撒手不管。只要具备阳光、土壤、空气和水等要素,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它们自己。

这个哲理放在多肉身上最是贴切。紫乐、冬美

人和桃蛋的叶子轻轻一碰就掉,像是需要呵护的瓷娃娃。我把胖嘟嘟的叶片小心插进土里,没几天便水化了。后来,我懒得管它们的死活,它们裸在空气里的根部居然生根发芽孕育出新的生命。我又惊喜,正如握在手里的沙子,握得越紧,漏得越多,越是漫不经心,越能成就一些新的生命。

去年初冬时节,我在朋友那里挖回几株紫叶酢浆草(也称蝴蝶花),回家种在花盆里。不几日恰逢霜降,我把所有花草全部搬进室内,那盆蝴蝶花也不例外。也许是嫌弃我移栽得太迟,不几日,叶子全部发黄死去,我的心里颇有些愧疚。今年春天的时候,我把那盆蝴蝶花的土壤匀到其他几个盆里,隐约看见有几个浅白淡紫的芽孢混在土里,心想着也许是哪种野草的种子,相遇一场不容易,便留下了。

在春风暖阳的照拂下,长寿花和蟹爪兰渐渐成活,叶子绿油油的。花盆四周有几颗紫色三角形的叶子冒了出来,像蝴蝶的翅膀,细长浅褐的茎,不几天便亭亭立在花盆里。是蝴蝶花,它悄悄成活了,熬过严冬,积蓄力量,诞生出新的生命。随着气温升高,一朵朵淡紫色的小花盛开在枝叶间。我很庆幸,因当时那一丝善念,没有将它们连根拔掉,给了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机会。

许是为了报答我的善意,它们在两个盆子里竞相生长。虽然身居花盆边缘,却大有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意味,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迅速向中央地带推进,把长寿花和蟹爪兰逼得蜷缩在中间那小小的一块地界。

一颗辣椒的种子,幸运地被流水带到铜钱草的花盆里,悄无声息地从土壤里冒出头。它鹤立鸡群般俯视着周围圆形的叶片,大有君临一切的气魄。芦荟起初被我孤零零地养在一个水桶状的花盆里,几年过去,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我索性把它和桃蛋种到一个花盆里。有了竞争对手,芦荟奋力生长,挤占了花盆的大半部分,桃蛋被迫向花盆边缘地带延伸。竞争存在于自然界的角角落落,连花草也不例外。

希望每一株花草都长得生机勃勃,不辜负阳光和空气,不辜负我的一片挚爱之心。



《一树独先天下春》 王国春作

善良的母亲

■ 余静权

母亲离我而去已有30余年,但母亲的音容笑貌,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母亲的善良慈爱和谆谆教导,让我记忆犹新。

小时候背着书包去学校,走在村前那条羊肠小道上,总能听到母亲叮嘱:“走路小心点,别跌倒了。”路上遇到推车挑担的,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让到安全的地方,生怕跌进路边水沟里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,几乎饭都吃不饱,更别提吃油了。记得母亲炒菜没有油,就到门前的南瓜地里摘几片南瓜叶擦擦锅,不知她从哪里学到的经验,南瓜叶擦锅后炒菜不粘锅。我们一家子六七口人,从生产队分到的菜油和猪油,要从年头吃到年尾。猪油炒菜味道香,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才舍得拿出来用。每当看到母亲把猪油放进锅里,我便守在灶台旁边垂涎三尺,那股扑鼻的香味,至今仍忘不了。

因为家庭原因,我读完小学就辍学了,跟着父母一起下地干农活。看到村子里和我同龄的人都去上学,我常常闷闷不乐,母亲便教导我要不甘落后,自己在家也可以学习。

古人云:“彼,人也;予,人

也。彼能是,而我乃不能是?”我暗暗发誓,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更多的知识。于是,白天我参加集体劳动,夜晚便坚持读书。虽然在那个年代,能够阅读到的书籍寥寥无几,但我想尽办法,从别人那里借来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小说阅读。令我难忘的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一段话,“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。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”

那时农村没有电灯,都是用煤油灯照明,点灯的煤油也要凭证购买,尽管家里很穷,但母亲从没有因为我点灯看书责备过我,甚至还用从别人那里学来的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这样的话鼓励我。母亲没有读过书,但却常常教导我“为人要忠诚厚道”“路逢狭处,当留一步与人行”“事多不平,且让三分无后悔”……

没有母亲就没有我,是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养育我成人。母亲虽然已经去世多年,但母亲的养育深恩终生难忘。